

焦作地区灾情概况

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

——1943年前后焦作地区大灾荒纪实

· 学文 ·

卢沟桥事变之后，国民党企图阻止日军南下，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，造成了千里汪洋的黄泛区，致使黄河下游微山湖等沼泽地带连年孳生大量飞蝗。蝗虫逐年繁殖，不断向周围地区蔓延，它们把黄河南岸的庄稼吃光后，又飞到黄河北岸，为害愈来愈烈。从1942年（民国三十一年）到1944年，孟县、温县、济源、博爱、武陟、沁阳、修武及焦作市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、蝗灾害。加之日伪地方势力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们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。天灾加上人祸，一时，焦作地区土地无人种，尸骨无人埋，万家无烟火，饿殍蔽城乡。

（一）

1942年，修武、沁阳、武陟、孟县等地遭受了特大旱灾，许多地方百日无雨，井枯河干，禾苗枯焦，人畜断水。人们求神祈祷，盼望老天爷下场透雨，但旱象却持续发展。大旱之后，修武、博爱、济源、孟县等地又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蝗虫灾害。

蝗虫，幼时为蝗蝻，又叫小蹦蹦，脊背呈黑色，其它部位为黄色，成虫时又称大蚂蚱，亦称飞蝗，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。飞

蝗到来时，成群结队，动作一致，远看像刮起尘土飞扬的大风，侧耳一听“呼、呼、呼”作响，飞到头顶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；落在树上黑压压的，粗大的树枝被压得一闪一闪，好像要被压断似的；落在墙上，一片黑呼呼的，连墙也看不见了；走在路上，遍地是爬动的蝗虫，脚下卡渣卡渣地响；落到庄稼地里，只听一片“沙、沙、沙”的咀嚼声，不大一会，玉米、谷子、高粱等变成了光杆，眼看成熟的庄稼一扫而光。蝗虫吃完了这块地的庄稼，马上飞到邻近的地块。

开始人们以为这是神虫，有的在地头烧香祷告，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；有的坐在地头嚎啕大哭，看着铺天盖地的蝗虫束手无策。严酷的现实使大家认识到，光靠祷告许愿不行，捶胸顿足更无济于事，便自发行动起来，想出许多办法和蝗虫斗争。于是，男女老少一齐出动，将袖口、裤脚扎紧，腰中扎一钻条绳，头上用毛巾裹严实，只露出眼睛，以防止蝗虫进衣服内。有的用锄砸，用锨拍，用棍棒打；有的手持工具，高举各色布条在天空中来回挥动；有的敲锣打鼓，摇旗呐喊，造成恐怖局面，吓得飞蝗不敢落地……，但收效不大，飞蝗并不见减少。

1943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夏末秋初，武陟、沁阳、温县也相继遭受了蝗灾。人们在灭蝗中，逐渐总结出一些治蝗经验，有的农民联合起来，在地头挖坑，把蝗蛹驱赶到坑里，然后点火烧或放水淹，沟里蝗蛹一满，赶快用土掩埋。许多人白天大量捕捉蝗虫，晚上将其放在锅里炒熟或焙干，以蝗虫充饥。

1944年（民国三十三年）春天，大灾之后瘟疫流行。饥民们食不裹腹，更谈不上看病吃药，许多人贫病交加，很快死于非命。此时粮价猛涨，一个月內，小麦每斗上涨近二倍。饥民们无钱买粮，眼睁睁地看着地里刚刚灌浆的麦穗，饿死在地头。一些濒临死亡的饥民不等麦子成熟，就将麦籽磨成碾转充饥。由于暴食，空虚的肠胃难以承受，又撑死了许多人。

(二)

旱、蝗、瘟疫已夺去了许多百姓的性命，而日军烧杀抢掠、匪徒逼粮要款，又给人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。1941年，日寇在博爱抓壮丁6000余名，通过道清路北运，因沿途不开车门，绝大多数生病或死亡。同年，日寇在博爱县黄岭村残杀63人。1942年，日伪从焦作、修武等地出发，在修武北睢村，一次就屠杀无辜群众530人，烧房520多间。同年2月，日军在武陟县清剿，掳掠军民3000余人，杀害300多人，解往东北作苦工1500余人。地方杂牌军经常逼粮派饭，敲诈勒索，使许多人家卖房卖地或弃家外逃。

(三)

大灾荒年间，兵、旱、蝗、瘟疫灾害压得人们喘不上气，人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原来熙熙攘攘的街道如死一样寂静，房倒屋塌，杂草丛生，虎狼出没，黄蒿比人高，尸体无人埋，野狗将死人骷髅衔到村中，一片凄惨景象。据焦作、修武、博爱、孟县、温县有关资料统计，灾荒年间，饿死近20万人，外出逃荒约15万人；济源、沁阳冻饿死约6.3万人。

修武地区蝗灾琐忆

· 王守义 · 张鸿胪 ·

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的灾荒，是一场持续了三年的大灾，修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时光。1942年全县人口为18.69万，大灾之后，全县饿死、病死5.87万人，外出逃荒2.5万人，到1943年底，全县仅剩10.32万人。至今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回忆起路有尸骨，野有饿殍的灾荒年惨景，仍感到怵目惊心，慨叹不已。

从1942年春天开始，修武持续百日无雨，造成大麦、小麦等夏熟作物的绝收。秋天，国民党军队为了阻遏日寇南侵，将沁河口扒开，豫北数百里秋禾毁于一旦，刚从水患中死里逃生的农民，又遇蝗虫蜂起，秋季收成大减。一季绝收，一季歉收，到冬天造成了逃荒要饭的大群体。1943年春、夏又持续大旱，大部分地块绝收。秋季的一天，突然一阵大风由西南方向吹来，呼呼作响，霎时间，遮天蔽日，像阴了天似的。定睛细看，原来是飞蝗，盖顶隔离天日，不一会蝗虫开始降落了，落在树上像大鞭一样，粗大的树枝，压得一闪一闪，几乎要断折下来。地面和建筑物上，像下了一场黑雪似的黑压压的一片，活蹦乱跳，真叫人毛骨悚然。甚至在室外烧柴做饭的锅盖都不敢揭开，蝗虫随时都有飞进锅里的危险。飞蝗落在庄稼地里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咀嚼声，不大一会儿，玉米、谷子、高粱都变成了光杆，这块庄稼吃光了，马上展翅高飞转往别处。这样的“飞蝗腾达”，一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。老人们形容那蝗虫多得“结块如斗，飞起如云，遮天蔽日，所过处禾苗青草一扫而光”。连续两年大灾，使得老百姓将

树皮草根全部吃光了。饥饿的人们只好吃白干土、吃骨头、吃雁屎，最后发展到人吃人。逃荒要饭饿死在外的，老弱病残饿死在家的不计其数，横尸街头，无人掩埋。灾后惨景，不忍目睹！

我县农民在同蝗虫作斗争的过程中，也想出了很多办法，当飞蝗将要到来时，开始是各持工具，守在庄稼地边严阵以待，飞蝗落地，人们敲锣打鼓，摇旗呐喊（实际上是农民用的锅碗瓢盆及布单做成的大小旗帜），点燃烟火，鸣枪放炮，造成恐怖气氛，惊吓飞蝗不敢落地。蝗蛹来临时，农民把自己的地头地边挖成沟壑，将蝗蛹赶进沟内扑打、烧杀或放水溺死，多数农民各自为战，将蝗虫从南地赶到北地，或由东村赶往西村，还口诵民谣：

“蚂蚱神，蚂蚱神，您咋不下南睢村（南睢村在我们村西，属武陟管辖）。谷子深，高粱深，三天吃您胖登登”。更无知的是巫婆神汉，烧香祷告，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，还埋怨威胁群众，不该灭蝗吃蛹（由于饥荒，不少人将蝗蛹的头拔掉，然后炒食其腹部），为蝗蛹鸣冤叫屈，说什么：“拔俺头，吃俺肉，俺去河南叫俺舅，俺舅来了吃您的豆”。

农民驱除蝗虫的办法，遇到了料想不到的困难。问题是那些蝗虫繁殖发展到了最高峰，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它们活动的天下。白天，一群群的飞蝗，展翅腾空飞翔，象无数鲤鱼的白色肚皮，经日光照射，闪闪发光；夜间，继续不断有大片大片的飞蝗，如同乌云飘浮高空往来运行，时而遮住月亮。在地面上，人们好不容易驱除的不过是为数微小的部分，不一会又是蝗虫遍地。反复若干天，田里留下的仅有绿豆、花生等小面积的作物，所有玉米、谷子、高粱等主要秋作物的叶子、茎秆，以及半成的各种颗粒穗头，最终都被蝗虫吃得一千二净。至此农民日夜渴望收获的秋粮，竟然付诸东流，他们难过痛苦的心情，是不难想象的。

老百姓遭此灾荒，除小康人家有余粮外，多数贫穷人家，本

身自耕地不多，麦季收获麦子有限。往年全凭用五谷杂粮过日子，现在杂粮断绝了，往后怎样过那饥寒交迫来临的冬天和漫长难熬的春天？人们为了活命生存，只得沿袭老一辈人苦度饥荒年景的办法：

“饥不择食”——就是饿急了，不管什么东西都吃，当时人们所吃的（即非粮食的东西）如：花生叶干、花生皮、红薯秧、榆树皮、干菜等，磨成粉末，掺合部分五谷杂粮来充饥，甚至将蝗虫弄来煮吃或炒吃填塞肚皮。由于飞蝗飞落各家宅院，室内墙壁上都爬着蝗虫，人们信手而得，真是取之不尽，食（用）之不竭。天长日久，多数穷苦人，面黄饥瘦，有的得了浮肿病。

逃荒要饭——有部分人，穷得揭不开锅盖，形容憔悴，衣着破烂不堪，不得不丢下家乡田园离乡背井，颠沛流离，逃荒要饭。

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日伪军、杂牌队各据一方，只顾敲骨吸髓榨取人民的血汗，四处骚扰，无恶不作，根本不管蝗患。杂牌队伍人员任意到各村庄征粮派款。多将征得的粮食送回各自家中，还时常由小队长带领三、五十人轮番到各村派饭，每次非吃三顿饭不可，百姓无不切齿痛恨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因此修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既有天灾——蝗灾；又有人祸——横征暴敛。天灾人祸，使修武赤地千里，哀鸿遍野，路有死骨，野有饿殍，大批饥民纷纷外逃，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。

民国三十二年博爱县灾情纪略

· 李俊禄 · 樊秉泉 ·

一九四三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是继清朝光绪三年——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特大灾荒年。这次灾荒从民国三十年春季开始至民国三十二年夏季结束，经历了旱灾、蝗灾、水灾和匪患，整整两个年头，秋、麦未收，使博爱人民遭受沉重灾难。饿死的人不计其数，真是饿殍载道、遍地尸骨。

民国三十年春天博爱遭了旱灾，禾苗枯萎，颗粒未收。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。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时候忽然来了蝗虫。蝗虫，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、大蚂蚱。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，身体有五、六厘米长，体围象手指那么粗，成群结队长途飞行，为害极大。蝗虫从东南遮天盖地飞到我县，远看好象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，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。唰地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，将四、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；落在禾田里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地只剩下了玉米杆。

起初，人们根据传统观念，认为蝗虫是神虫，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，磕头祷告，祈求保佑禾苗。谁知蝗虫越来越多，越吃越凶。人们见祈求无用，便起来扑打。怎耐蝗虫太多，扑打也无济于事，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净光。

次年（民国三十一年）春天，麦苗长势很好，麦籽到了灌浆期，突然蝗虫又来了。这次蝗虫来得更凶，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

望无际。落下来覆山盖地，遍地都是蝗虫。天上飞地上落，从树杆到树梢，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，五里方圆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。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，蝗虫直往身上扑，吓得鸟飞雀散鸡躲狗藏。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吃叶不吃茎，专咬麦脖子。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间，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。当年，群众多以观音土、雁屎、树皮、草根充饥。人卖人、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。如：北田院的卢得仁之妻饿得忍无可忍竟将亲生女儿杀死充饥；该村靳长清老汉临死前怕别人把他刮吃掉，进屋插上门闷死在屋里，但还是被申长喜妈发现后撬开门把他刮吃了。该村65户406人，仅存23人。同年七、八月间，阴雨连绵整整下了四十天。山洪暴发，清化城的西门、东门、北门都进了水。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三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，东关的房屋全部坍倒，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，有的被淹死了。无数的饥民又遭瘟疫洗劫，病死的十有六、七。柏山村1730多户，在天灾、兵匪、瘟疫袭扰下，饿死的3600多人，死绝的700多户，外逃的200多户。

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，日本侵略军及国民党政府不仅毫无恤民之情，相反地还提出了“宁让饿死一万个老百姓，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。”

国民党40军21师和地方杂牌第13支队、第12支队、第15支队等数千名兵士不事抗日，盘踞山区，残害百姓。据统计，1943年3月前，山区4万人，不到半年减少到2千人。如：张三街原43户238人，减少到7户27人。海棠岭东街原有30户240人，减少到3户8人。山下呢？日军肆无忌惮地蹂躏残害百姓。实行杀光、抢光、烧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收买汉奸，涂炭人民。到处“丢纸条”、“诛挖塔”、“起肉票”、“打黑枪”，仅薛村一个村，就有114个无辜男人被黑枪等夺去生命，留下孤儿寡母苦度残生。王贺村200户人家，无辜丧生的就有一百多家。刘村北地一口井内

就堆埋着6尺多深被害者的尸骨，全村因打黑枪死绝30多户。

在这饿殍遍野，路断人稀的黑暗世道里，人民哪有出路！“租子重、利钱高，压在农民头上两把刀，穷人面前三条道，逃荒、上吊、坐监牢”。这是当时社会的写照。那些地主恶霸乘人之危，敲榨勒索，比兵匪更毒辣。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，以2：8或3：7比例收租，从中高利盘剥。西金城程位清除200多亩地让农民租种外，每年还屯粮食约10万斤，操纵集市上六个粮食坊。到春季青黄不接时，高价出售，或以三、四倍的高利贷给有抵押的穷人。该村程瑞英一家十几口人，五、六个壮劳力，这年借了程位清2.5石债，还时折扣为八石三斗，盘剥了三倍多，可怜的程瑞英一家也因此全家饿死。

这年，全县饿死的5万多，被枪杀死的、外逃的4万多，20来万人口的博爱县，不到一年仅剩下不足11万人。

霹雳一声惊雷响，来了恩人共产党。就在这年9月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占据了太行山区，扫除了柳树口、双庙等敌伪据点。子弟兵所到之处，目睹白骨遍野和奄奄一息的灾民，无不寒心，每天每人节米四两救济灾民。许多战士把背的小米煮成稀饭去喂躺在坑上快要饿死的乡亲，自己却上山采野菜充饥。老二团六大队一个班在榆树凹村留下全班的军粮，救活了康永福等全家的性命。

痛定思痛，山区人民更加热爱子弟兵，更加热爱人民领袖毛泽东！

1943年前后武陟县人民受灾情况

· 马宝忠 ·

从1939年起，武陟县连年遭受水、旱、蝗、瘟疫灾害，兵祸也接踵而来，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。

（一）连续遭受水灾的惨状

1939年7月，大雨兼旬，沁河暴涨。国民党九十七军为了以水代兵，阻遏日军西进，派某连于7月31日大雨如注之际，将大原村西头老龙湾的沁河大堤扒开。使滔滔洪水直泻东北，经武陟、修武、获嘉，越道清铁路至新乡流入卫河。泛区东北长八十里，西南宽五公里，受害村庄二百多个，铁路公路俱被冲毁。

同年8月，大雨倾盆，山洪暴发，黄沁交溢。盘据木栾店（今县城）之日军，于8月2日，挖开南岸五车口之沁堤，以泄老龙湾之流量，企图借此围困沁南国民党游击队。扒口后因流量小，于4日晚又深挖扩大，使大水横流，沁南尽成泽国。

阴雨连绵，河水逐浪。沁南三面堤围，水无出路。各村被水围困，田园将要成熟的庄稼，均被洪水吞没。水面高出高粱穗顶部三尺有余。群众在村头和家门前筑堰防水，无济于事。冲毁倒塌房屋的梁、檩、木椽随水漂流，到处听见房屋倒塌声与黎民百姓的嚎啕声。

1943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7月27日，国民党第一区区长孟馨五（东张村人），为了不让洪水毁自己家园，从上游东小虹堤上

掘洞，强迫士兵拖着荆条栅栏逼水冲刷。致使大堤溃决，洪水直泻东南，冲成了长十七里，占地七十平方里的泛区。大水横流在大虹桥以东，没有不进水之村，人民又遭受一次人为的水灾之苦。

（二）遭受旱、蝗、瘟疫灾害

1942年夏末秋初，正值大秋作物生长之际，干旱无雨，禾苗濒临枯焦，是年秋季收成不到三分之一。至播种麦子时，旱象在发展。冬季大旱。

1943年春，旱象仍在继续发展，形成赤地千里。黎民百姓食不果腹，以榆皮、树叶、蒺藜、花生皮、野草充饥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。在饥寒交迫下，群众逃荒要饭，卖儿鬻女，弃婴及饿死者极多，荒灾之重，百年罕见。据当时老人们说，比光绪三年还厉害十倍。

同年，正值玉米抽穗，谷穗垂头时，蝗虫骤至，遍地皆是，甚至家庭院落，灶房锅台上都是。蝗虫进入田间，禾苗即全部被吃光，一株玉米杆上竟结集蝗虫数百之多，有的竟把玉米杆子压倒于地。人行于路，被蝗虫扑打面颊，难以前行，蝗虫飞起遮天蔽日。可是国民党政府无人过问，日军如禽兽般疯狂地屠杀人民。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，扑打飞蝗，挖沟填蛹，打不胜打，填不胜填，收效甚微。群众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坐在路边地头痛哭流涕，捶胸顿足说，蝗虫在吃咱们的命。是年秋季全无收成。结果民无聊生，啼饥号寒，老弱死于沟壑，壮者逃亡他乡，惨状令人目不忍睹。

1944年春，群众挣扎在饥饿的死亡边缘，又发生了瘟疫（当时群众称“大家病”）。此病特点，发生快，流行传染性强，一人得病，全家有病，一户有病，传染全村，群众买不起药治疗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因而人人自危。害此病致死者，不计其数。大灾荒期间，仅武陟老城南门外，外出逃荒要饭的占总人口的43%；

饿死、病死的占总人口的15%；全家饿病死亡户数，占总户数的11%。

（三）日、伪军暴行

当人民遭受毁灭性灾害之时，国民党武陟县县长张敬忠，仍然横征暴敛，要粮派款，勒索走群众粮食还吃罐饭，他亲手豢养的地方杂牌团队，千方百计敲诈百姓，他的口号是“宁饿死一百个老百姓，也不能饿死一个兵。”他不仅不设法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反而制造兵祸，加重人民灾难。在生他养他的小原村，就饿死群众八十口，逃亡者一百二十七口。

在尚村龙泉寺，一个坑活埋了十四个老百姓。他的部下王子桂、刘心一、杨宗周仅在高村一带即打死四十八人。

日伪军云华锋部，团部盘据在古城村，每日四出窜扰，各村无不深受其害。日伪军将村中财物、粮食、农具、炊具尽行抢去，就连墙上的钉子也不留下。家中财物抢空，连田间的玉米，地下尚未成熟的地黄、山药亦被挖走。在第四区各村庄纵火烧房达三千余间，在该区的东半部分各村烧房达一千二百三十四间，各村皆有被戕杀者，老嫗和幼女被奸污者无数。

1942年农历11月13日，天降大雪。一队百余人的日军，偕同皇协军到达交斜铺村外，将村庄团团包围，挨户搜查，把青年人带至廉作茂家的南屋和东屋，将门堵塞，便放火烧房，被活活烧死的有：赵拉、廉利贞、廉全、王锡温、王建直、王德、王德成、廉虎心、王土温、廉自成、褚元宝、廉旭排、廉安芳、廉河。另有东白水周某和大虹桥穆某亦被烧死于屋内。廉德成、王德亦，当大火燃烧时，跳窗外逃均被击毙。唯廉作茂随着浓烟冲出去，幸免于死；此外，村中有个名叫郝建甫的小伙，因侍候日军稍有反抗，便将其带至村外，枪决后把尸体投入井内。被日军烧杀惨死者19人。

在交斜铺烧杀案的同一天，另一股日军的铁蹄踏进北东陶

村，将没有逃脱的岳五、段谷鲁、段德雨、翟德来、朱珂垵、朱狗、程子喜等七人，驱赶至村东南一个大坟地。那里有一眼井，日军把他们一个个推进井里，用机枪向井内扫射后，又用土填井。

另外，日军在村外发现岳金、宋给武二人，用刺刀戳杀，死难者九人。

在交斜铺，北东陶村发生惨案的同一天，又一股日军至古城村。进村后，将农民褚芳田、褚崇贵、原克己、阎石头、原虎头、田福喜、阎海、阎二喜、田谷永、原保金、田保国、田巨功、田俊生、田虎头、田水、田麻银、田长、田同银、田旦、荆会来、阎次耐、李来顺、阎河、关玉英、阎年、褚头，还有温村两个农民，司马岗一个农民抓起来，关在阎宗瑶家的屋子里。门外架机枪，当把门封闭后，即纵火烧房，日军的残暴兽行，竟将这些善良的中国农民葬身于火海之中。另外，还有三个不知村籍的农民，被拉到庙后活埋地下，死难者达32人。

以上惨案，被日军烧、杀、投井、活埋者整60人。

日伪军的种种罪恶，擢发难数。群众惧受其害离乡背井，形成了无人区，院落和街道上的蒿草没人之深。

结 束 语

撰写1943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前后武陟县人民遭受毁灭性的水、旱、蝗、瘟疫灾害及兵祸资料，任务繁重，责无旁贷。当时人民连年遭受灾害侵袭，受灾害面积之广，受灾害人数之多，受灾害之深，实在是世所罕见；国民党政府，在灾荒之年，不顾人民死活，仍横征暴敛；日军侵略者，四处窜扰，烧、杀、抢掠、奸污妇女罪恶累累。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，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。

为了达到翔实勿遗，我和老伴伦亨挨门按户，逐人统计：户

数、总人口数、外逃人数、饥饿与瘟疫死亡人数、被日军戕杀人数，有些地方又查对、参考吸收武陟县地方志的《大事记》以及西陶乡志编写组同志们的座谈记录。经复核、修改，终于定稿。



《周易》

《周易》，亦称《易经》，是我国古代的卜筮之书。旧说为文王，周公，孔子所作，内容包括《经》和《传》两部分。

《经》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。卦，爻各有说明，作为占卜之用，可能产生于殷周之际。《传》包含解释卦、辞、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，统称《十翼》，大抵出自战国或秦汉之际众人之手。

“周”的含义有两种说法，一说为周人作，故名；另一种说“周”有“周密、周遍、周流之义”。“易”有言简意赅，变化运动和永恒绝对三种意思。“周易”二字含义即“变化运动的普通规律”。

天灾人祸 百姓罹难

——沁阳荒年纪实

朱天超

一、蝗害肆虐

1942年沁阳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。麦收之后，久旱不雨，赤日曝晒，大地如焚，井枯河干，人畜断水，浮土三尺，难以下种。人们到处求神祈祷，企望下场透雨，安上秋苗。但换来的是万里晴空，烈日高照。虽然其间也下过小雨，可拱出来的幼苗，又被太阳晒干。所以是年秋季农民颗粒无收。入冬以后，家家户户缸无隔夜之粮，瓮无下锅之米，已经是糠菜代主食的饥馑之年。

1943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春天，小麦刚秀穗，温县黄河滩的蝗蝻就开始对小麦为害。它们先吃麦叶，后啃麦穗，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麦秆。因蝗蝻小而多，在稠密的麦垅里没法捕捉，农民眼睁睁看着它们对小麦为害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时至农历六月，早谷吐穗，晚秋过膝，温县黄河滩的飞蝗侵入沁阳境内。它们从空中飞过，成群结队，无边无际，遮天蔽日，象布满了一层厚厚的乌云，人仰起头大晴天看不见太阳，听起来呼呼作响，象刮风一样。它们队列整齐，动作一致，要往哪里飞，都往哪里飞，要停都停，落在地上头的方向要朝东都朝东，要西都西，好象是有头领，有组织，有号令一样。有的落在

树上，成圪塔成串，把老大的树枝都压弯了。有的落在庄稼地里，趴在玉米秆和谷棵上不吃不动，暂时休息。有迷信思想的人看到这种现象，就误认为这是蚂蚱神显灵。于是就在地头烧香，磕头祷告，许猪许羊许修庙堂，祈求蚂蚱神快把蚂蚱收回，保住禾苗不受侵害。但事实与人们的善良愿望却相反。

过几个时辰，蚂蚱肚子饿了，就开始进餐，沙沙一阵响声，一块秋苗，刹时就变成光秃秃的杆子，有的嫩杆子也被咬断。有一个平常吃斋行善，烧香上供的老汉，种一亩多早谷，已经秀齐穗了，飞蝗落在谷棵上，但不吃不动。他到地头一看，满心喜欢，以为自己平常吃斋行善有积德，蚂蚱神显灵不让吃这块谷子，赶忙回家取香。等回到地头，谷子全被吃光了。他还自愧平时行善不够。眼看着蝗虫吃光了这块吃那块，吃光了这村吃那村，有些人还认为是天降灾祸，在劫难逃，还是不敢触动它们，怕惹了蚂蚱神招来更大的横祸，只是听天由命，坐在地头嚎啕大哭。

飞蝗是长途飞行，在这里把秋苗吃光了，就又飞到别处去。没几天，飞蝗的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向北飞往太行山了，只留下些游勇散兵，继续对幸存下来残缺不全的秋苗为害。

事实教育了人们，祷告许愿得不到蚂蚱神的恩赐，眼泪挽救不了秋苗的生存，蚂蚱不是什么“神虫”，只有以实际行动与蝗虫抗争，方能保全自己本身。于是男女老少一齐上阵，掀起一场灭蝗活动。开始是驱赶。用一根长竹竿（或木杆），在顶端系块二尺见方的包单，两手托着来回挥舞，嘴里不停地吆喝着，想把蚂蚱惊吓跑，让它飞到别处去。大家都用这种办法，赶来赶去，飞蝗并没有减少。因为当时的个体农民是各自为战，这块地的蝗虫被赶飞，到那块地吃，东头赶飞，到西头吃。结果幸存下来的少得可怜的秋苗，仍然继续遭害。既而是扑打。人们用三尺来长的小木棍或小竹竿，一头绑上烂鞋底，瞄准落在地上的蚂蚱，把它打死。落在玉米秆上的，用手抓住，把它捏死。这样打

了半个月，飞蝗大大减少了，人们高兴了，认为幸存的秋苗可以保住了。但事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，蝗虫对秋苗的为害并没终止。

七月天下了一场小雨，雨过天晴没几天，飞蝗的徒子徒孙卷土重来了。人们叫它小蹦蹦（蝗蝻），除了脊背是黑色，身上其它部位都是黄色，也跟它们的老祖宗一样，成群成群地为害禾苗。人们恨透了它们，一发现就开始扑打。有的用火烧，几家联合在一起，地头挖坑，把它们驱赶到里面点火烧掉；也有用水阻隔，在庄稼地的周围挖条二尺来宽，一尺多深的沟，把水放满，阻止蝗蝻入侵。但这种办法没用几天，蝗蝻很快长大，能泅水过沟了。人们白天打蝗，而晚上夜色茫茫该怎么办呢？只得手持长杆在地里胡乱挥舞，惊扰它们不能任意为害庄稼，但收效不大。以后，蝗蝻一脱壳，又变成了飞蝗，开始飞行。就这样人们在地里不分昼夜战斗了一个多月，禾苗被吃了两茬，秋后仍然是颗粒无收。

人们在灭蝗保苗过程中，发现红薯叶完好无损，看来蝗虫不为害红薯，大家就边打蝗虫赶忙插红薯，但为时已晚。到收获时，红薯秧长得很好，地下根块很小。人们又赶快补种荞麦。这种作物生长期短，出面率低，质量也不高。俗话说：“荞麦面，冷水和，饿死媳妇吓死婆”。虽然荞麦面做不出饭来，但也可以弥补秋苗被害的损失。按时令是能种荞麦，但种籽昂贵，穷苦人哪里有钱买呢？可又到哪里去买呢？干着急，束手无策。

受蝗灾的人恨透了蝗虫。飞蝗体大肉肥，不知谁先捉了飞蝗在锅里焙干充饥。这就传开了，也不管什么蚂蚱神降灾了，人们就大量捕捉，拿回家放在锅里加工成食品，一把一把地吞下肚子充饥。大家摸着这个窍门，就白天打蝗捕蝗，晚上焙蝗，去地把蝗虫当干粮，以补粮食不足。